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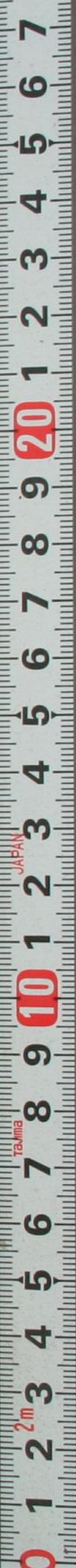
第十四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4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夢坤曰予覽田齊世家太史公奇其懿仲之下也然觀田常賓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亂矣又曰威王強齊處可觀潛王雖以驕凶而君王后之入也母子蔽于秦之購而國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諡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湑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一 鳳文館藏

齊和求為諸侯而
下不書齊亡此處
便不及太史公

按大事記云成
子陳桓也春秋
謂之陳史記謂
之田蓋自春秋
後遂稱田氏也
陳字一本作陳
氏註同

王維楨曰田釐子
乞陰行私惠以收
音信也

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
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
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
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齊懿仲欲妻完下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
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
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
仲仲生穉孟夷蓋釋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
曰應劭云始食田采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田穉孟
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正○索隱曰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齊莊
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
桓子無字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字卒生武士開與釐子乞

民心其意豈難知

夢坤曰以晏嬰之
賢又得君之專而
景公賢君也卒不
能損田氏之權此
可見天心所移人
未如之何也已

王維楨曰偽給二
字下得稱精

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
眾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
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
行氏及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
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
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游
音游又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
如字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
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
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
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
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
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眾追國惠

王維棧曰先下為給二字復下一証字字法變換

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貽正義曰音臺又音合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駟案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也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

王維棧曰按史通云田常見在而遺

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執諫簡公曰索隱曰御官也執名也亦田氏之族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久賈達云即監止也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郅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悉誅將出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執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弒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

田敬仲完世家

王維禎曰以刑罰
自任者德已布而
又欲施威以制之
也

余有丁曰昔市私
恩所以結人心今
專刑罰所以籠威
權也

茅坤曰田常沒齊
而田氏之宗先亂
矣

茅坤曰繁其技回
其賞領四世而後

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
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

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
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

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鄰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

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

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晏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恒為人難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雖子七十祇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田常卒子襄子

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璧○索隱曰璧音許既及系本作班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

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索隱曰系本名

滅姜齊而田齊因
以立

按田和乃號田
大公

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州陽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列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田太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音音貫古國說文云郕魯孟氏邑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

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僭

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

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東平平陸○正義曰齊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東平平陸○正義曰齊州縣也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

黃震曰按田乞田
常皆以大斗示小

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
田敬仲完世家 四

斗收魯齊民以結其心再世試也專其國政而除魯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齊已為田氏有久矣

歸有光曰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戰國策又作閔王燕

歸有光曰威王二十五年復出此當是誤或是一事而傳聞異詞至宣王元年又見戰國策又作閔王燕

按戰國策云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

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

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一年和卒徐廣曰紀年齊侯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劄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

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相公召

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卿也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

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

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

國取系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系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再時齊伐燕系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系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

相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

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

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

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

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

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曰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

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緝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

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曰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

如聽之子喻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于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也

按此欲言齊威中興先以初不治起索

楊循言曰齊威之伯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

按考要云譽阿大夫者乃倭臣周破胡也列女傳曰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倭臣周破胡專

權擅勢煥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說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于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破胡奔烹之楊循吉日再述而不煩重言而不殺文之委婉鄭重處也

增陳懿典曰按淮南云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謝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者歸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成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

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索隱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清者攬之深醇之愉者徐廣曰以爪持也攬音已足反愉一作舒○政言琴之聲也今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必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

者治之具而非所以為治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為中之說相發明

茅坤曰髡之善為諷忌之善為悟兩奇也

補方苞曰此節當入滑稽傳

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凶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官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稀膏猶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徐廣曰幹一作乾然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折幹則折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繁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疎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武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

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駟案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路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路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忌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毫能望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居期年封以下

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爲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

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王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

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擇而去二十六年

茅坤曰覽威王之論寶其識遠矣所以能伯楊維禎曰齊威王寶四臣之論似矣而未盡也當時蓋不曰豈特四臣之寶已哉懼齊人之桃而詐也寶之以信野而蕩也寶之以禮刻礪而殘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此又寡人傳寶之大者若夫王之照十二乘吾懼不照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惠王聞

之且將懼投珠於汾水矣何敢言

按此起叙與相公五年韓求救同觀

歸有光曰其後二字疑有誤

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

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

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

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

邯戰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

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

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

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

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牟表並作夫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

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

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

之下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

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太康地紀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紀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魯子邑

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幹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韓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索隱曰孫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囚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

按此起叙與桓公韓求救威王趙求救同觀

茅坤曰孫臏之謀巧于借魏脅韓而因以自為功矣

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

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鄒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

南正義曰沛郡一平阿縣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元年又以此交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

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

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

髡正義曰髡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眠及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先生也接予正義曰齊人藝

六人皆賜列第為士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下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古側稷音相近耳又盧善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昔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

立索隱曰系一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

增補已記平木

卷四十一

田敬仲完世家

八

齊 宣 王 本 紀

按七畧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之語曰天口駢

茅坤曰孟軻氏且細而不用宣王所好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

揚慎曰按穀梁傳云稷下稷即側也稷字又作棘鄭志張逸問曰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學者

日齊田氏時學者

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无常人也真德秀曰墨翟會滑其一也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莊周惠施其四也

茅坤曰蘇代此論以韓魏齊楚秦五國為掌上之丸

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者棄將拔徐廣曰在齊陰死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耳齊按之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卓專猶奔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程亦通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爲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

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徐廣曰時孟嘗君爲相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

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

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案

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邪○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廄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

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

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

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

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

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

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

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

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

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駟案陽地漢陽之地○正義曰按備此時河南獨有有淮

鮑虎曰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凌約言曰備問答而又總其言意文有啓明
按信皆同賓損同弄也

按戰國策開作

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儻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

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

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

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

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

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

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

曰年表云秦昭三十二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請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

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

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

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

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煙車軼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國策作結軼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

按禮言以此求事秦

按戰國策議作
何何亦圖也
茅坤曰自齊湣王
以後齊多難而太
史公本戰國策詳
次如畫
○郁離子曰齊湣
王既取燕滅宋遂
伐趙侵魏南惡楚
西絕秦交示威諸
侯以求為帝平原
君問于魯仲連曰
齊其成哉魯仲連
曰成哉臣竊悲
其為家虎也平原
君曰何謂也魯仲
連曰臣聞楚人有
患狐者多方以捕
之弗獲或教以白
山獸之雄也天下
之獸見之咸驚而
其神伏而俟命乃
使作家虎取虎皮
蒙之出于膺下狐

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
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
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
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
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
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
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救反因相齊
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涼齊寶器也湣
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徐廣曰敫音一音皎太史敫
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
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

入遇焉啼而踏他
日豕暴于其田乃
使伏象虎而使其
子以戈荷諸衢田
者呼豕逸于莽遇
家虎而及奔衢獲
焉楚人大喜以象
虎為可以皆服天
下之獸矣於是野
有如馬被象虎以
趨之入或止之曰
是駭也真虎且不
能當往且敗弗聽
馬雷响而前攫而
噬之顛磔而死今
齊實象虎而燕與
宋狐與家也弗戒
諸侯其無駭乎明
年望諸君以諸侯
之師入齊湣王為
淖齒所殺
按荀子云國者
天下之利用也
人主者天下之
利勢也得道以
持之則大安也

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
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
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
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敗燕軍迎襄王
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
十九里古
紀之鄭邑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
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
趙無食請眾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
死已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
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并敵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并敵也猶
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
務宜若奉漏甕沃魚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

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敗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魯宋獻是也。茅坤曰周子之言甚確論也惜乎君王后深入秦人之購卒不救趙而下系秦破趙于長平四十餘萬。公年王建朝秦。八年秦滅公國而六年秦虜齊王建遷之共松栢之歌于今猶可景歎而太息也悲夫。

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
 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
 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
 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
 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
 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曰
 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
 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二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
 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
 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
 國威却。疆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
 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
 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

所以亡也。吳師道曰。秦遠交
 齊而善之。故齊事
 秦謹。不悞其計也。
 與諸侯信。此恐未
 然。史稱秦日夜攻
 三晉燕楚。五國各
 自救。以故不受兵。
 此實錄也。齊與諸
 侯信安得不助五
 國乎。
 許相卿曰。此為上
 齊王聽后勝計。不
 戰。以兵降秦之且
 所以著勝之不臣
 而疾建之不聽也。
 司馬光曰。齊為三
 晉燕楚之根柢。三
 晉燕楚為齊之藩
 蔽。秦雖強。暴百餘
 年。不能一諸侯。以
 表裏相鈞帶也。及
 齊王建用后勝之
 謀。信秦間之言。拱
 手以事秦。不救五
 國。五國以亡。而齊

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
 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任建共者客耶。
 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
 乃失策。今建遷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
 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
 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
 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殺悼公。而成子
 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
 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焉鳳皇。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一君比犯三晉
 爭疆。和始檀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
 蘇子古史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從約。不能期
 年。以壞眾志。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
 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
 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急。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
 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潘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
 安自守。傍俸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
 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竊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
 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于韓。杞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十二

為廢理勢然也
增趙恒曰始君王
后賢云云至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史
斷齊之所以以太
史公曰蓋孔子晚
而喜易云云兆祥
云贊齊之所以興
直管至田敬仲生
而周太史與懿仲
之下云然以其興
歸之天命也故曰
非事勢之漸然也
蓋若尊厭兆祥云
知其所以興則知
其所以凶矣一段
合為一看

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終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
世家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
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
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
可謂至聖
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
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關
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
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關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關里有尼丘山
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關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
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關里背鄉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關里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
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
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
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長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紃與顏氏女

正義曰紃地志云叔梁紃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
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紃廟
紃與顏氏女

野合而生孔子

索隱曰家語云梁紃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疴乃求
婦於顏氏微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紃老而
微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

何良俊曰方漢之
初孔子尚未嘗有
封號而太史公逆
知其必當有褒崇
之典故遂為之立
世家夫有上者以
土而世其家有德
者以德而世其家
今觀戰國以後凡
有爵土者孰有能
至今存耶則世家
之久莫有過于孔
子者誰謂太史公
為不知孔子哉
唐順之曰以所歷
國敘
王章曰孔子世家
所取雖雜然比之
載五帝三代者不
同譬如以象求以
雖非其真然禹行
舜趨要無策跡步
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

履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
 王世貞曰昔唐虞三代之盛其子孫為賓恪者久而或替獨孔子起韋布踐素王以筆札昭明聖人之緒寔明寔昌稱萬世師爵則真王禮樂則天子其子孫亦以漸而隆崇號為上公秩乃六卿雖以夷狄僭篡之主不能有所裁損嗚呼休哉然孔子實成湯後論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因表行聖公之爵系而備識之明孔子非國家所得而封建也詳見兗山堂別集中。

按男女婚姻過期者為野合統已娶施氏老又求婚于顏氏此過期也。按孔子世家以魯紀年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之意。按檀弓云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十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

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

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有一月庚子

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正義曰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

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非謂不知其管地徵在并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外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關里孔子所居也。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邾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音預季氏

孔子先及門人為饋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後兩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歸有光曰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採撫經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々能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及獲麟與顏子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悽愴起千載之感令人讀昔抑何容易非好學深思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揚慎曰孔子不就李氏亦無要經與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吏

孔子先及門人為饋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後兩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歸有光曰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採撫經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々能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及獲麟與顏子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悽愴起千載之感令人讀昔抑何容易非好學深思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揚慎曰孔子不就李氏亦無要經與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吏

孔子先及門人為饋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後兩甚至孔子問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歸有光曰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採撫經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々能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及獲麟與顏子死相次自此以後敘夫子卒時讀之令人悽愴起千載之感令人讀昔抑何容易非好學深思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揚慎曰孔子不就李氏亦無要經與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吏

往之理 謂方苞曰季氏饗 士卒欲用之古者 既葬金革之事弗 避孔子所居在季 氏分地故要經而 往庶人召之役則 往役也故陽虎曰 季氏饗士非敢饗 子而正義謂文學 之士誤矣 蘇軾曰孔子用子 魯三月而齊人懼 其伯以禮子之賢 而知夫子之為聖 人也使其既以而 授之以政則魯作 東周矣夫子之道 充乎天下者自禮 子始 按孔子家語孔 子之先自商契 以來至于湯自 湯以降封于宋 歷子有餘年而後 孔子復生後而後 道統之傳得其宗 天為方世計將以 繼往開來其所關 係非小補也故錄 之以補諸書之缺 云

按太史公所敘 適周時孔子年 未三十莊周謂 孔子行年五十 有一而不聞道 乃南之沛見老 聘蓋周推尊孔 子故為抑揚之 詞要之適周之 沛非一時事也 茅坤曰太史公好 老氏學故陰與之 ①盧舜治曰往稱 孔子問禮於老 聘之弟子雖韓 黎亦云子竊謂問 禮必以其為知禮 也聘崇尚虛無 棄六籍其不知禮 可知况禮制於先 王而周公集其大 成魯周公之封國 也孔子為魯人而 韓宣子謂周禮盡 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 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 空已而去魯存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 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 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 聃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 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 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 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 索隱曰莊 周財作軒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人之號 王肅曰謙言 竊仁者之名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 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 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 臣之節也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 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轍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 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 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 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 正義曰百 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 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 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 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 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 正義 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 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為金距之處 得罪魯昭 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 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 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 其後頃之 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 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 味○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 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桓制齊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故以對 景公曰善哉信

在魯則近取之足矣何必遠求於聘哉然則何以稱禮於老聘蓋以其不知禮故就而問之耳制字有同義日詰日訊日鞠皆謂之問孔子問禮於老聘蓋以禮詰聘訊聘鞠聘欲其心服而反之禮也但不知當時所問者謂何耳

補方苞曰次舉魯國禍亂傷魯不能用孔子也

余有丁曰按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于鄆非乾侯也

余有丁曰按昭二十一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于孔子自此魯與孔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誤

金履祥曰按晏嬰賢者也天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天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阻止之語後夾谷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

危也陳氏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

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米子皆削去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為謀者歟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孔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

司馬光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管仲叔向於鄭悅子產於吳悅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

柳宗元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烏得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也

曾完季餘篇云夫子曰土之性曰墳

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大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

增補已巳平木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四

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是也問仲尼云得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翹翹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遠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入一名沐腫○索隱曰沐腫音水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不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群神謂山川之神為群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綱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索隱曰釐音信家語云漆姓蓋誤系本無漆字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

得犬曰賈晉太興
元四等年及隆安
初皆於地中得犬
使夫子而當其時
不誤對哉夫子又
云木石之性曰變
蝸蝸水之性曰龍
罔象而吳先主樟
樹中所之有物而
似人而狗身陸敬
叔曰按白澤圖云
木之精曰彭侯狀
如黑狗無尾可烹
食之當是時夫子
又當誤對也
余有丁曰按吳伐
越事在哀公元年
家語云吳子使聘
于魯問之孔子命
使者曰无以吾命
也實既將事乃發
幣于大夫及孔子
孔子曾之既微俎
而燕然後客執骨
而問令載于定公
盟載書之辭亦曰
五年此時吳未隆
會稽安得獲骨之
重 補方苞曰舜巡
狩四岳望秩於山
川春秋傳晉主齊
群神群祀蓋禹致
群神而秩祀於會
稽也韋昭以文連
防風氏後至遂謂
群神為王山川之
君

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二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譬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安孔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鄭氏云：一作驟。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醒之。正義曰：醒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侯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為誣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諺劫定公，被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有被舞，撥音伐，撥謂大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曾補之曰：平水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五

又列子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記云支提國人長三丈三尺三層三指皆以為言璣說然防風身橫九畝自古記之鄭圃國君長狄僑如長三丈一云五丈亦可與孔子之言印證云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項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然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焚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冀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冀丘縣東七十里齊歸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樂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日堵三堵日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亭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洽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孔子欲往之意蘇軾曰佛盼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

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陳懿典云此段以其勢危齊一句為綱領觀兩用樂而能使景公作且懼則孔子之用魯其危齊可知矣以故不得不歸侵田以謝過○方苞曰魯三卿皆三桓為之孔子所為司寇則小司寇在侯國則司馬之屬也故臧紇嘗為之此云大司寇誤也孔子所為司空亦如鞏之戰所稱齊辟司從晉司馬司空之類皆諸卿之屬傳稱羽父求太宰者侯國無冢宰亦以司徒攝其事也

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十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率也謂子孫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八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云孔子以公退曰
士兵之則知設左
右司馬

王維積曰舉袂見
事急之狀不可少
此二字

光緒曰柳陽何
孟春云朱子謂
田之來歸於君

聖人無預焉果
如其說是春秋
自書其功也王

氏廉曰不然當
時實有此事春
秋惡得不書書

之為魯史非自
為功也避嫌之
事賢者不為况

聖人乎
蘇軾曰三家不臣
則魯先可治之理

孔子以羈旅之臣
得政期月墮其城
出藏甲而三家不

疑其害己此必有
年表記定公十二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循道游行
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
改膳乎大夫王肅曰膳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而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
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濼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濼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

司寇攝行相事于
是墮師墮費三月

魯大治齊人懼餽
如樂以阻之孔子

遂行正值魯十月
有事于郊之日其

圍成弗克在冬十
二月此時孔子已

去魯矣史記必誤
茅坤曰孔子欲墮

三都墮師與費矣
而卒不能墮成勢之

无可奈何也
李夢陽曰居上不

寬孔子以為不足
觀然攝政七日而

即誅亂大夫卯故
曰寬于良嚴于猾

按說苑云孔子
曰夫王者之誅

有五而盜竊不
與焉一曰心辨

而險一曰言僞
而辨三曰行辟

而堅四曰志愚

增補已巳平本

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
曰六萬小斗計賞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介兩皆用小也
居頃之或譖孔子於
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杖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
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
簡子以甲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匡人拘孔子
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
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
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
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

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
曰六萬小斗計賞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介兩皆用小也
居頃之或譖孔子於
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杖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
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
簡子以甲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匡人拘孔子
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
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
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
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

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
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
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

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知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
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

而博五日順非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而澤比五者皆一車故彼此文交互耳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

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二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

柯維騏曰孔子誅少正卯其說出子荀卿朱子以論語左氏不載子思孟子不言疑之然荀卿去孔子未遠或得其實也

蘇軾曰孔子為司空七日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已為少正卯所圖爾○王應麟曰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敢篡魯孔子之功也按魯受女樂在墮郈費之後孔子去魯在圍成之先按韓

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翺翔也○索隱曰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人薄於德也厚於色故發此言○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弃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

詩外傳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三終圍罷

王粲曰匡人遭虎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應托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說余有丁曰按齊武子當衛文公時至靈公計已百五十六年而孔子畏匡匡此云使從者為

增補史記平水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作姑東門有人其類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然不得意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掉布器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鷃鳥今之鷃也楷木名弩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鞞鞞國方有此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

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怠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武昭曰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怠服。王肅曰使無怠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怠。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

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人之心始白。李夢陽曰我不為禍端。而或禍我也。此死矣之災也。若孔子厄宋。楚是也。邵賈曰吾以是知孔子之未嘗為陳侯周臣也。使誠為臣者。集之問曷為不子。

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磳磳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魯樂為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於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按韓詩外傳云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文王之操也孔子曰夫仁者好禮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光緒曰按王命州云往者赴晉陽泉踰上黨見刻石有孔子迴車處辨以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尚遠蓋傳會語也續竊謂何論至與不至即此可見當時也已有公論所經過之地亦以為榮而謹書之雖傳會亦不失為愛夫子也宋蘇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過一小溪鄉人以為榮遂名其渡曰來蘇鳴

何晏曰此經經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然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今索隱曰幾與注頎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本如字有羊字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華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華則竇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轍迹所經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正與刻石迴車事相類人心是非之公固不可泯夫

按說苑云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也

增補史記

卷四十一

孔子世家

十

鳳城

館藏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然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樂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曰作樂操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王家他日靈公問兵陳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教以末事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鳳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纒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己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

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退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安作穿辭。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前者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通。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孔子聞之曰。由爾

何註一本無者也二字及法也下也字

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耨。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家墓記云。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耨而不輟。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何晏曰。為非已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為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包氏曰。丈人。老人。蓀。竹器也。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

復往則匹。孔安國曰子路及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

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

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

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

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孔子知弟子

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

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

文王困于美里

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葛

不困不成王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秦穆公因于殺
齊桓因于長勺
勾踐困于會稽
晉文困于驪氏
夫困之為道惟
賢者獨知而難
言之也
焦竑曰此段以
吾道非邪一句為
綱領孔子以是試
三子乃由疑其未
仁未知而賜欲其
少貶惟同超于二
子而曰不容何病
蓋有愠心者二子
而同則灑然矣故
夫子欣然而咲與
斷慍相應多財與
絕糧相應吾為爾
案雖夫子戲言然
與之意自見
徐中行曰夫雷
霆之於入至明哲
也一不當而諡之
曰震霹靂雨甘澤
也有時而辱名之

以吾未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
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
之為穡言良農能善
種之末必能斂穫之
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
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
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
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

曰靈威德至於造物而不能滿之一小民之口則亦何以無憾為哉善系顏氏子言之也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余有丁曰按此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于哀公六年非也

書社之封於西也不知此非子西也天也天未乎治天下故環馳七十二國之君如早嬰者不勝道也何望荆蠻之長哉夫子曰彼哉彼哉所以辱周也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不知有厄紛者也夫是之謂法天而不私

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再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貞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伴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為祥瑞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

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澹徵百宰索隱曰此時也百宰宰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宰侯伯七宰子男五宰今吳徵百宰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區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澹屬東海縣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

事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比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澹已四年矣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十三 鳳文館藏

輒而為君，輒於是自暴其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其父，賈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衷，請於天子，告於方伯，必欲立輒而為君，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以尊輒則君臣父子一舉而名正言順矣。

按篇中以用不用二字為關鍵，尤瑛曰：撮略論語為文而得其條理。

黃帝曾曰：聖人作經，匪觀凡庶，待王者也。匪傳須頃待，下世者也。萬世之行之，仲尼之言不為徒矣。

按考要云：歐陽氏謂遷說然也。書傳所載逸詩，不可勝紀，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正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百一十篇而六。

增補已記平水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十四

鳳文館藏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母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蓋太史公撮略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變，有常故，可預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故書傳禮記自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以成之。何晏曰：翕，和也。言樂始於翕，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反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小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鴉也。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又賓幣，鳥雀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萍，文王為大雅，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增補已記平水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十四 鳳文館藏

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清廟為頌始。序正義曰：伯有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始。序正義曰：伯有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始。序正義曰：伯有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

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象，次其理不見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象。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象。

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及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說。文。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謂損益又云：雜採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與，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讀當有。讀易。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與，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讀當有。

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

母。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齋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索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雖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和樂之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言端好。君召使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食，飲水。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子孫五霸尚親以功。力嗚呼時之既往，億于萬年時之未來，亦億于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耶。按抱朴子云：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撻三折，今乃大悟。王鑿曰：此處敘下如出一口。

曰樂其善故使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重歌而自和之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也文彰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何晏曰言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何晏曰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夫方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名而己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

執御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入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舉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彼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

者之瑞則遊于王者之庭可也不於周而于魯不於洛邑而於鉅野不為率舞而死于鉅商之手可以占王者之政下淪而不返矣按孔叢子云車子鉅商樵于野而獲麟棄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

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凌約言曰孔子追思顏淵而子長系之獲麟之下其意至矣

按說死云夫子行說七十諸疾无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聚纖介之惡入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

宋祁曰春秋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于春秋是以引天下

叔孫氏車子鉅商獲麟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鉅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鉅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

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

舉優之賢者不敢
私一天下之議
之於人不敢亂
漢人以春秋決獄
所以法仲尼也
王世貞曰春秋成
而獲麟也瑞應歟
曰弗必也獲麟而
後作春秋以比於
河圖洛書也曰不
然也春秋之作久
矣獲麟聖人之所
託而悲者耶曰奚
悲也當其時而春
秋之事既也可以
止矣
李廷機曰知丘
罪丘應自見于後
世句
吳澄曰竊詳此文
事辭皆與聖人德
容始終如一至死
不變今負手曳杖
逍遙于門動容周
旋中禮者不知是
也聖人樂天知命
視死生如晝夜豈
自為歌詩以悲其
死且以哲人為稱
又以泰山梁木為
比若他人悲聖人
之將死而為此歌
辭則可聖人自為
此歌而自比乃若
是妄也蓋是周末
七十子以後之人
撰造

為之微表聖人之
豫知其死將以尊
聖人而不知適以
卑之也
投禮弓云孔子
番作首手曳杖
消搖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
其萎乎既歌而
入當戶而坐子
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
人其萎則吾將
安放夫子殆將
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
間則與賓主夾
之也周人殯於
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
豈合廬於冢上
乎蓋上者亦邊
側之義

增補 卷四十二 孔子世家 十七 鳳文館

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

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

實名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

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

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

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

乎哲人萎乎

因以滄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子

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

遺一老

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及刺人草

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

畢相訣而去

凡六年然後去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廬

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檀弓文視此尤高而有情

家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子宋之卅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天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子思家在孔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家在孔子家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七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

聞之安與不知遺棄物于溝壑復難會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陳仁子曰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溺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其見不亦卓乎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觀遷史耳

生印印生驪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玉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胃子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邾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據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

何嘗以景為仰哉
真西山舊字景元
後悟其非乃改為
着元云

李蕭遠曰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備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禮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王安石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有禮爾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乎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

又曰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易為世家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突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敘孔子自少至老歷詳其出處而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其卒也則又敘其葬地與弟子之哀痛敘魯人之從冢而聚居與高皇帝之過魯而祠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沒而為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惻怛如此及其贊孔子則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天下君王至賢人

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若曰自開闢以來唯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然太史公之知尊孔子可槩見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七 終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mostly blank,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specific format.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劉知幾曰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

陳勝者陽城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潁川之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

字涉

吳廣者陽夏人也

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

之壘上

憤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

何富貴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九百人屯大澤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鳳文館藏

陳涉世家末言其
他首曰涉為人備
富貴無相忘及作
項籍本紀又曰秦
始皇東遊會稽梁
與籍觀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匹夫而
敢為此語蓋以見
天亡秦之兆果不
可遏然後知高祖
之起所以應天順
人者也
方苞曰秦發適戍
入閭取其左蓋家
取一人也
何孟春曰古人文
字彼此有絕似者
左傳楚昭王曰再
敗楚師不如死矣
盟迹歸亦不知死
死一也其死仇乎
此世家連用四死
字

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公亦死舉大事亦死等
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
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
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或以為不知何聖而死故天下寃二世殺
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
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公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
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吳廣以為然乃行索隱曰
也一云十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索隱曰
行往也日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索隱曰裴註引蘇
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
依鬼神起怪蓋陳勝吳廣喜念鬼曰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此教我先威眾
亦得其指也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駟案漢書音義曰罾音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罾叢

按詐自稱公子
扶蘇項燕為天
下倡一句是一
篇柱子
按師古云李說
非也卜者云事
成有功然須假
託鬼神乃可暴
起故勝廣曉知
此意則為魚書
狐鳴以威眾耳
茅坤曰草亂之初
須如此纔能傾動
人耳
王鏊曰服應說皆
非也蘇顏得之
何景明曰秦之失
人心也陳涉非有
諸侯之權甲士之
眾以其賦隸之民
戍役之卒揭竿挺
鋤澤中一呼而四
海響應者彼皆有
欲起之心而俟先

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索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鄭氏云間謂竊
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
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音溝索
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
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
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
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云
挺拔也按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
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
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更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
劉氏云藉音子夜反應劭讀如
字各以意言蘇說為近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
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
索隱曰蕪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
下者降也謂以兵臨蕪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

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按師古云祖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子凡衆也祭以尉首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主慎中曰連下皆字見人心歸附之

茅坤曰陳涉自王而四出兵徇地殊多草草無紀律或強不用命輒自立或擊走即散而太史公叙陳涉始末亦只爲紀陳涉首亂處故自此以下無章法脈絡

按師古云魏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

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

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

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

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

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

東城立襄彊爲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

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

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

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

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駟案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璜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周文陳之賢

人也文穎曰周章嘗爲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爲日者事春申君自言

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戲軍焉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鄼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

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爲好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曰好陽也一二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

正義曰澠池河南符縣是也

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月

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

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

漢有天下非涉弗

先德而豪傑中起

爲天下先吾恐力

祖欲以區區一沛

成帝業者皆涉爲

賈而漢氏代興矣

幾集卒以殺於莊

動諸侯爭應大事

繼不半年天下震

下而趙而楚而齊

之徒西向而爭天

之嬴爲旗盡驅魚陽

涉者先焉以隴上

成而天下之未或

則恐其德之未甚

先之者夫當秦之

下授人必有所以

為功哉

按師古云言為警敵與秦無異

按師古云勿令兵西出也

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擊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漢封之。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儂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

寧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之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音灼云。寧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指地。

董份曰：臣而背主，必轉相效耳。

按服虔云：周章即周文。

呂祖謙曰：吳是姦，雄志在富貴，志滿即驕而亡。所謂志自滿，九族乃離。

按吳廣事終于此。王整曰：陳涉兵無紀律若此。

項羽續帝紀以陳涉續世家蓋陳涉起事比楚漢更奇。偉後劉演其次也。竇建德李密又其次也。亦為豪傑。此四人皆有取天下

增補史記平水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四

鳳文館藏

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丘居、郟

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將兵居許。

徐

之才而不得天下
者得非天道不與
首亂而後舉者勝
耶要之羽演德俱
不及涉也

時陵人秦嘉地理志云泗水國有陵縣銓人董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

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

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

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

賀死鵬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璜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荊陽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下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

諡曰隱王陳王故沛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沛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名臣晉灼曰呂氏

為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

秦秋荆柱國莊伯令謂者駕令沛人取冠

隱曰消音公玄反服虔云給通如今謂者

按陳勝事終于此

按陳王至陳以下乃追叙陳王所以敗之故

輔方苞曰相叙者彼此合為一也鄧盜當陽君云云者勢不相下故特起此文也

軍皆著青帽故曰蒼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謂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

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

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

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

之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方與兗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

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

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索隱曰即左右

校尉也

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都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復

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騫案漢書音義曰地名也

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九月已為王

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按風俗通云沉莽也言其平望莽莽无涯際也

盧璘曰陳勝殺窮交而親故皆去李密賊舊帥而將佐並疑二人以此取敗底禍固人情亦天道也

楊慎曰既叙陳涉發難之類未及原其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

今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疎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

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官室長含及含一作金。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官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傳之故稱夥願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

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

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擊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

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

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

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駢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駢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

地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

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章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

按後仁義不施正應仁義為本句而中所叙要害文法為枝葉包豈不然哉徵諸賈生所以稱秦者而然之也

按此下賈生過秦論上篇已見秦始皇本紀中

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正義曰邵作昭樓緩翟景
 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
 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
 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匹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
 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文櫓大櫓也因利乘便宰割天
 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
 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戶而報
 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一作鑄鑄以
 爲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十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
 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
 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
 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呖隸之人
 徐廣曰田民曰呖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
 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

王世貞曰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誤不知其原由於冊書也以仁得之不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不以不仁得之其量十世仁守之必及其世

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索隱曰鉏耰謂鋤木也論語曰耰而不較是也棘戟也矜戰柄音勤適戍之眾非偉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言秦虎狼之國其仁義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八 終

巖谷 修 岡 千 切 同 校 石川 鴻 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

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

亦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

夏之興也以塗山

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聚在今九江應劭云九江當塗有禹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

之文謂之女僑生啓也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章昭云有施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

之興也以有娥

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

紂之殺也嬖妲己

索隱曰

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有蘇國也己姓也妲字也包愷云妲音丁達反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

索隱曰

帝嚳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跡生

而幽王之禽也

索隱曰

后稷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淫於褒姒

索隱曰國語云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按褒是國名姒是其姓即龍繁

語及列女傳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

索隱曰公羊紀娶婦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鳳友館藏

按此六經之所以本始按夫婦之際二句頂易詩書春

方苞曰外戚專紀漢代不宜稱秦以前孝惠皇后傳後不宜及迎代王事蓋漢興至居北宮史記之舊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紀焉及末迎立代王語則褚少孫補也少孫於漢王侯多增入元成以後事則此其妄增無疑也按此三代所由廢興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秋陰陽之變二句頂禮樂可不慎歟

趙恒曰自首至此其詞嚴自人能弘道以下其意深

觀所紀帝后視塗山有娥之風亦遠矣不敢斥言而直

以妃匹之愛歸之性命則漢一代閨門之懿德一付於不可知之命云耳

陳仁子曰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遷終歸之命焉然則呂后之禍其殆出于天而非

人手

茅坤曰以舅娶甥漢幾庚子

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苦樂聲調能令四時和

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

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

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

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眾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

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

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索隱曰惡音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凡羽反呂后姊字長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姁為高祖正后男

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

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

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索隱曰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

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后諡云名嫫呂太后以重親

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

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

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

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

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括地志

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

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反

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媪衛媼之屬是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家墓

記薄父家在會稽縣西北嶺山上今猶有北城襟首莊洽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嶺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稷山嶺音莊洽反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

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

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

董份曰女主不足居大位強為其宗氏盟可為永鑒

陸祭曰借野景粧
照多悲憐

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
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
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
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皇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皇臺漢書作成皇臺
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
東魏州故鄆之制邑漢之成皇縣也 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
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
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
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
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
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
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
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
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
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

茅坤曰漢文且不
忍食母者之德
如是

按傳中歷敘薄
氏侯一人實氏
三人為侯王氏
三人為侯衛氏
五人為侯見外
戚之寵以漸而
盛
按師古云以呂
后是正嫡故薄
不得合葬也

按太史公摹寫
竇姬不意中富
貴可悲可喜宛
然在目

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
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
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
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
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
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
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
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
陵徐廣曰霸陵
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
謚云名猗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東強
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
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
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
正義曰謂宦者為
吏主發遣官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忌之誤置其籍代伍中
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

按此傳因見王后

茅坤曰敘廣國微時起跡處甚悽惋

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足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索隱曰擊虞注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入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干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今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擊虞注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

茅坤曰又入細一層畫工著色

董份曰如親見少君對辭及皇后左右泣者
補方苞曰封公二字疑衍文或曰田宅金錢皆封公家所有以子之賜修成君亦曰公田百頃是也
按師古云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按此可為保全外戚之法
按慎夫人尹姬亦因見此傳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竇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巧沐沐我索隱曰巧音蓋巧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為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滂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竇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二

王整曰一時尊尚黃老自實太后始

按師古云東宮太后所居

人為疾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

而漢書作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索隱曰皇后諡云后名嫫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后諡云后名嫫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

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

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綺蘭殿也先是臧

兒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

邵實曰君子作事謀始立后天下之大事也而可不謀乎納之非所納也始立之非所立也始之不謹如此而欲善其後乎

按長公王栗姬皆因見此傳

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

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嫫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

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音戈謂踰之

栗姬曰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

長公主怒而曰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

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

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

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噉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噉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

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

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

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首飾曰予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文也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

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

茅坤曰即驪姬請晉獻公无易太子申生意謂所謂倒跌也

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大山

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

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安故城也勝為

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地理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二男一男為

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

曰平陽公主正義曰地理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

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漢帝諱蓋侯信好

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為其侯置園邑

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其侯園而王太后

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地理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

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

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

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霸

上還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祓呂后本紀亦云二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

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

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

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

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忌入宮歲餘竟

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

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

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男名

據索隱曰即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

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婢女無子上之得為嗣大

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

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

按侍漢書作侍師古云侍儲侍也

按師古云推謂摩循之也行矣猶冷言好去董份曰中用乃俗語然史有之

按漢武帝故事云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

屋貯之主大喜
乃以配帝是日
陳皇后阿嬌后
字也

董份曰所謂姊以
其出微甚輕之
陳沂曰帝欲封青
去病以子夫起微
乃令其有功而封
之然以青去病之
才固有不賴于后
者封之雖私也亦
公也故太史公以
功別之意亦公矣
其文不諫漏若此
按此傳因見王
夫人李夫人而

及其餘
按漢紀云上思
念李夫人不已
方士少翁致其
形帝為作賦
余有丁曰按匈奴
大宛傳廣利封時
李氏未誅後以將
軍伐匈奴聞其家
用巫蠱族乃降匈奴
此文誤
按更有寵者相
繼有寵也

茅坤曰當時武帝
召而入謁可也然
不以請于王太后
却駕乘輿入民舍
求之此帝之不忌
骨肉故舊處而其
兩相不意遭逢殊
有粉黛可悲可深

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

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

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

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

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

青三子在緹縈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

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

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

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王夫人蚤卒而

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臧李夫人蚤卒

倡也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徵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

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命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寵以憂

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

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問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

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正義曰按後封修成君者父為金

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

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

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

先驅旌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出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

二里按此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

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亾走身自

董份曰嘯驚怪之聲今北人發語多用之

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入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今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嘯。索隱曰。鳥反。蓋松之辭耳。正義曰。嘯。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今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壽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一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

按此下褚先生補

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二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屬東郡。○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

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按唐時不願生男語出此
黃震曰。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使令者。青一旦富貴。振天下。卒尚公主。然謂非公主失身不可也。
羅大經曰。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此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遂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景宗。躬負生之役。勞苦萬狀。後

泉宗以外戚起家
晉公得罪貶海上
朝廷以其弟賜泉
宗居之三十年世
事翻覆如此古詩
云秦時東陵千戶
侯華蟲被體腰蒼
璆漢初沛邑乃筆
更折腰如罄頭搶
地蕭相厥初謁邵
平中廷百拜百不
離邵平後來謁蕭
相故疾一拜一惆
悵萬事反覆何所
无二子豈是大丈
夫窮通流坎皆偶
爾博扶未必賢裕
榆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妤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為婕妤下與禮比丞相
邢夫人號姪娥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姪徐廣音五耕反鄒誕生音莖字林音五
美貌謂之姪漢舊儀云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
經娥秩比將軍御史大夫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容華秩比二千石郡守之秩漢官儀
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一千石漢律真
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二萬斛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
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兼引而解之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
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
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
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
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
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
女之仇

十斛則為中外之
中明矣而浩又謂
中猶滿也師古因
謂實得二千石恐
未安諸侯王相亦
實得二千石以不
若九卿之貴故以
中別之
王維楨曰帝不令
二夫人相見是教
之妬宜令釋處和
諾諭以穆木蠡斯
之義人主待賢亦
宜如是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
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
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
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

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
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

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

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

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

邵寶曰武帝殺鈞
弋豈其有鑒于周
之幽王晉之獻公
乎不知褒也戲烽
驪也毒靡則有罪
矣鈞弋有是哉史

稱武帝昭然遠見
曷不移此心以燭
巫蠱之好也耶

黃震曰按為武帝
生子者其母無不
謹死褚先生贊其
為聖賢雖曰有感
之言亦豈人情也
哉

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二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戶漢武故事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園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

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鉞弋趙婕妤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漆邑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瘞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官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

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

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

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謹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照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

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敘乾坤配陽成化日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妙慶流城嫺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實善言自茲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黃震曰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會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斂肆亦係於時君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九 終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for notes or commentary on the text.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楚元王劉交者正義曰年表云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

以明異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

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索隱曰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巨丘也兄亡空有嫂也此作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丘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索隱曰櫟音歷謂以約歷釜旁使為聲漢書作櫟音勞

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

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

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

封十三年高祖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頡侯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

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高祖六年己禽楚

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也即位

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容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

按太史公為元王作世家貞而首叙伯仲二兄以伯蚤卒仲王代亦卒不及特為立言故附見於此耳

救英曰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嫂氏受羹之怨而懷憾終身不得已而封姪以疾猶以羹羹多封其于大度寧不有疵乎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十一

楚元王世家

一

鳳文官

評點 庚子言精

按一說服字句服而姦忘哀也

戊立二十一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服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

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

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

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

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已平

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

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

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

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

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

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蓋節王于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

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

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壁彊

又音闕疆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

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

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

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

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

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

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布自破齊還乃并

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

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

柯維騏曰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荆燕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五十一

楚元王世家

二

鳳文官

吳並列而以趙王
遂與高祖五子同
傳蓋楚元王高祖
之弟而趙王高祖
之子也史遷世家
只序楚元王而此
特附趙王者蓋以
防與先生與申公
事相類有賢不用
卒犯大戮均可為
世戒也
楊慎曰實有其內
中庸所謂取人以
身也

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
與先生趙亮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
之謀為天下慘哉賢人乎賢人乎非實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
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弄德與吳
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楚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以增評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桃林之塞從

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

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

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捨地志云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

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

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

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之子共尉

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陳州也廢

按師古云言本
同祖從父而別
也
按師古云塞即
司馬欣之國

按師古云相保
謂依恃以自安
固

按此將叙分王劉氏却先提高祖子幼數句與醒而以始王昆弟劉氏二句足之何等結構

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君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按師古云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以畫于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于之也文穎曰以畫得龍也○索隱曰兩家之義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並通

記說凌約言曰田生畫策處多奇頗有戰國策士風而澤一見之即輕金為壽亦能下士矣

按注畫于之畫為工畫弗與之與為當與俱修補方也曰與音傾言田生得金以歸不復與我之事矣諷之也故田生感其言而如長安董份曰雅故者微時也而呂氏又能助高祖取天下

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當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女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姻案如淳曰關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其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吕氏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

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

茅坤曰田生既說卿并王澤矣而復策太后之遺使追之追而不及即還何也

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回矣。又音窺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請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闕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二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

按告定國告諸朝也故定國殺以滅口

黃震曰按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澤于燕然則田生所于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于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為我施行所畫也。促之之詞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為黨與失於于劉

名今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

乎。音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刃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詐土與楚為隣營陵始勳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亡於郢人

澤不言其所畫而於于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終

巖谷 修
岡 千 仞 同 校
石川 鴻 齋

